



向往  
风景

## 须弥山麓看石窟

□徐子鸣

须弥是梵语的音译,有“妙光”“安明”“善高”“善积”等意思,在古印度佛教中为众生所住的世界中心。我不清楚中国还有哪座山直接称为须弥山的,只知道西藏阿里地区的冈仁波齐山峰也有这个含义。我们所到的须弥山,坐落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六盘山北端,距固原市区西北55公里。

我与好友到宁夏自助游,原本打算用一个星期的时间,但仅走了四天,看过西夏王陵、贺兰山岩画、张贤亮创办的影视城,又到沙湖、沙坡头转悠了一阵,就感到没处可游玩的了。于是我们提前去甘肃的甘南,不料坐在前往兰州的大巴上,与边上的乘客随便聊起来,他们热情地推荐固原的须弥山石窟,说那里还是很值得一看的,是中国的十大石窟之一。我俩当即决定在固原市住一夜,第二天早上叫了辆出租车直奔须弥山。

七月中旬的固原,阳光灿烂,天空湛蓝,没有一丝云彩,但毫无盛夏的炎热之感。我们上午9点不到就抵达了须弥山东麓,山势并不高大,也不险峻,然峰峦叠翠,岩石嶙峋。远远望去,一尊端坐在马蹄形石窟中的高大佛像跃入眼帘,走近一看,约有20多米高,法像庄严,面目慈悲,令人心生敬仰。进入景区,游客稀少,这种清静安谧的氛围是我最喜欢的。虽然曾读过梁思成先生的《佛像的历史》,但于石窟和雕塑方面的知识,我们还是很贫乏的,因而在售票处特意请了一位导游。这位个子高高的小伙子倒是挺敬业的,握手寒暄几句后,就滔滔不绝地向我们介绍起来:须弥山石窟又名圆光寺石窟,确切的开凿年代,由于缺少历史文献记载已无法稽考。不过从窟室的形制和造像的风格来判断,大约开凿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间,也就是公元477年,距今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了。固原曾是古丝绸之路东段北道上的一个重镇,也是佛教东传的必经之地,加上这儿自然环境较好,石质也适宜于雕刻。从北魏到唐代,经历代的开凿,共有130多窟,可发现和保护的都在新中国成立以后。由于自然的侵蚀及人为的破坏,现存有造像的石窟只剩20多个。我心里暗暗地比较了一下,根据开凿的年代,这里应该是晚于敦煌莫高窟和山西云冈石窟,而早于洛阳的龙门石窟。

与敦煌莫高窟等著名石窟不同的是,须弥山石窟并非沿着山崖雕凿成一字儿排开的景象,而是顺着山势,分布在向东延伸的八个崖面上,看过去比较零碎,不太有气势。导游领着我们先到了北魏开创期的三个石窟,都是方形、中心塔柱窟,塔柱少的是三层,多的有七层,四面开龛造

像,有单独的坐佛和立佛,更多的是一佛二菩萨,然而基本都风化剥落,面目已模糊不清,只是依稀可看出造像的面型清瘦,身材修长,长颈溜肩。导游告诉我们:北魏时期的佛教造像已摆脱印度佛像的风格,融入了中原文化和审美情趣,不论形体还是衣着、装饰,都呈现出南朝士人的“秀骨清像”,神态的刻画上也趋于世俗生活化。待我们走到相国寺和桃花洞景点,附近都为唐朝时开凿的石窟,数量之多、技术之精,乃是须弥山石窟的繁华时期。这里的佛像脸庞圆润,大耳贴面,天庭饱满,身穿通肩袈裟,胸前束带打结。总体特征是高度的写实性和人物的个性化相结合,在庄严中显示出柔美,形成了独特的时代风格。

漫步在各个石窟之中,除了损毁较为严重的几个,前面围有铁栏杆外,大部分都是开放式的,进出自如随便,我们参观时最大的好处,就是能趋近仔细瞻仰和观赏,拍照也不会有管理人员来大声呵斥。时近中午,到了第51号窟,窟内寂无人声。我单独留了下来,想好好拍几张照片。此窟被称为“须弥之光”,开凿于北周时期,是须弥山中形制独特、规模最大的石窟之一,面阔14.6米,进深12.5米,顶高约10米,由主室、前室和左右配室组成。主室后壁长方形佛坛上并坐着三尊大佛,高约6米,面相圆润,神态柔和,身着垂领广袖大衣,衣纹洗练流畅,几乎没有一点损伤。我试拍了几张,因没带三脚架,效果不甚理想,只得进进出出地不断寻找角度。坐在窟口一张桌子后面正闭目养神的僧人,突然睁眼说道:到了12点光线会明亮起来!我倒吓了一跳,随后在等待中与他聊了起来,想不到他谈锋甚健,娓娓道来:石窟原是印度的一种佛教建筑形式,基本是一间方厅为核心,三面再凿几间用来修行的小禅室。石窟造像随同佛教传入中国后,很快就全面汉化了,其中的佛像、菩萨、罗汉以及佛本行、佛本生等故事,都是依据当时当地具体的人物形象而创造出来的,所以我们欣赏那些造像,也可以曲折地看到不同历史时期、各个阶层人物的生活景象……看来这位懒洋洋的僧人还挺有学问的,几乎结结实实地给我上了一堂石窟艺术课,真是大长见识。

这些年来机缘巧合,我到过敦煌、云冈、龙门、大足,以及炳灵寺、麦积山,那里的石窟在形制、规模和体量上,都不是须弥山石窟所能比的。然而现在回想起来,印象最深、观赏最细的,却是须弥山石窟。我在51号窟拍到的北周大佛造像,放大后在办公室摆了好长时间,也是那趟宁夏之行所拍的最好的一张照片了。



父亲的  
退休生活 ④

## 发现另一个世界

□蒋静波

在父亲退休半年后,我给父亲买了一台联想液晶电脑,又配置了彩色打印机。当时,许多单位开始推行无纸化办公,电脑成了人手一台的办公用品。能使用电脑并上网成为现代人必须掌握的基本技能。对于父亲来说,掌握这项技能虽然超前,但我还是希望他通过网络打开另一扇观察世界的窗口。

电脑刚到手,父亲玩了几天游戏,便失去了兴趣。多年来,父亲已养成从电视、报纸上看新闻了解国内外大事的习惯。对于我提出学电脑打字的建议,父亲认为他没有打字的必要。就这样,电脑成了摆设。

2005年底的一天,我到父亲家去。一打开门,从屋里立即飘来小提琴协奏曲《梁祝》优美的旋律。电视机没开,音乐从哪里来?我来到书房,见父亲正专心致志地与人进行QQ聊天,电脑里播放着音乐。

“爹爹,什么时候学会打字,开始上网啦?”我似乎不相信眼前看到的一切。

见我站在面前,父亲吃了一惊,然后得意地说:“才一个多月呢。用拼音打几个字还要学么?”

也是,父亲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,用拼音打字真的不难。不过,士别三日,当刮目相看。他的打字速度虽称不上十指如飞,至少使人眼花缭乱。真不知一个月来他是如何练出来的?与他聊天的是一位叫小李的女士,一个多月前,父亲刚以“原野”之名注册了QQ账号,就遇上小李加好友的请求,她成了父亲的第一个网友。父亲后来得知,他也是她的第一个网友。小李与我同岁,齐齐哈尔人,幼儿教师,她认为父亲是一位知识渊博、乐于助人的长者,对父亲以老师相称,凡是工作和生活上遇到的诸多问题,都喜欢向父亲请教,与父亲间的话比我这个女儿还多,父亲也乐于答疑解惑。后来,小李和我们全家成了好朋友,逢年过节彼此经常互寄土特产致意。前几年,小李的丈夫来宁波考察,我们全家赶到宁波去看望,好不热闹。

“原野”的头像是父亲的生活照,白衫黑裤,年轻、帅气。也许是颜值高的缘故,父亲吸引了许多叫真真、含语、淡然等网名的女网友(当然也不排除男网友),网友们天南地北,遍及全国。有时一餐饭间,QQ对话框里就会发出一连串“滴滴嗒嗒”声,此起彼伏,像在发紧急电报。一些网友会发来各种艺术照、生活照,各种节日里,电脑的屏幕上闪烁着大捧的鲜花、贺卡,看得我一惊一乍的。父亲将网友当成了学生,好像又回到了课堂上的岁月。只不过,昔日的语文教师如今俨然成了一位心理咨询师和生活百事通。

随着父亲在网上人气指数的升高,他的自信心也开始回升,又重新找回了失落的世界。父亲喜欢跟我说他的网友们的故事,就像当年跟我聊他的同事一般。那段时期,他非常享受网聊的感觉,遇到电脑故障,会急得不知所措。我有些隐约担心:父亲有一个特点,不管什么事,一旦感兴趣,便十分投入,就像当年曾经迷上掌上游戏机,可以通宵不睡一样。网聊毕竟只是网聊,绝不能为此投入太多精力。于是,我旁敲侧击地告诉父亲,网上认识的人不一定个个都是善良、真诚之辈,得自己分析判断,千万不要深交。但父亲说和他们只是聊天而已,不存在被欺骗的问题。

两三年后,父亲对网聊的热衷度渐渐消退,但通过网聊,父亲了解了各地风土人情及地域物产,也学会了许多技能:在QQ上接收、传送文件图片,建立个人相册、日志,发表说说,还学会了在网上看电影、听音乐、玩游戏、看新闻、查百度、发邮件等,同时,他对于文档处理、软件下载、图片编辑也得心应手。以至于我上网时也经常向父亲请教如何操作。

渐渐地,父亲爱上了网络世界,在那里找到了另一个天地。他开始炒股,研究股市行情、K线图,关注国内外时势。当然,父亲也注重养生,早晚进行锻炼,打乒乓,散步,到田野、公园吸氧。父亲脸色红润,健步如飞,往日的种种不适早已烟消云散,生活步入了正常轨道。

第6274期 配图 张柯 投稿邮箱: essay@cnnb.com.cn